

人鏡陽秋忠部目

勲猷類

伯禹

伊尹

周公旦

丙吉

姚崇

狄仁傑

陸贄

臯陶

傅說

召公奭

魏相

宋璟

張九齡

趙忞



韓琦

司馬光

程頤

魏了翁

吳泳

于謙

王恕

劉大夏

戰伐類

呂望

孟舒

趙克國

鄧禹

諸葛亮

韋叡

郭子儀

李光弼

裴度

曹彬

岳飛

徐達

諫諍類

關龍逢

比干

史魚

周舍

屈原

汲黯

朱雲

王章

魏徵

陽城

柳公權

唐介



呂誨

沈鍊

楊繼盛

奉使類

陰飴生

蹶由

蘇武

鄭衆

班超

溫嶠

鄭元璹

富弼

洪皓

朱弁

致命類

晏子

弘演

柱厲叔

杞梁華舟

伍員

王蠋

王尊

嵇紹

周顛

卞壺

袁粲

程文季

堯君素

顧杲鄉

張巡許遠

張興

段秀實

顧真鄉



孫揆

劉鞞

文天祥

余闢

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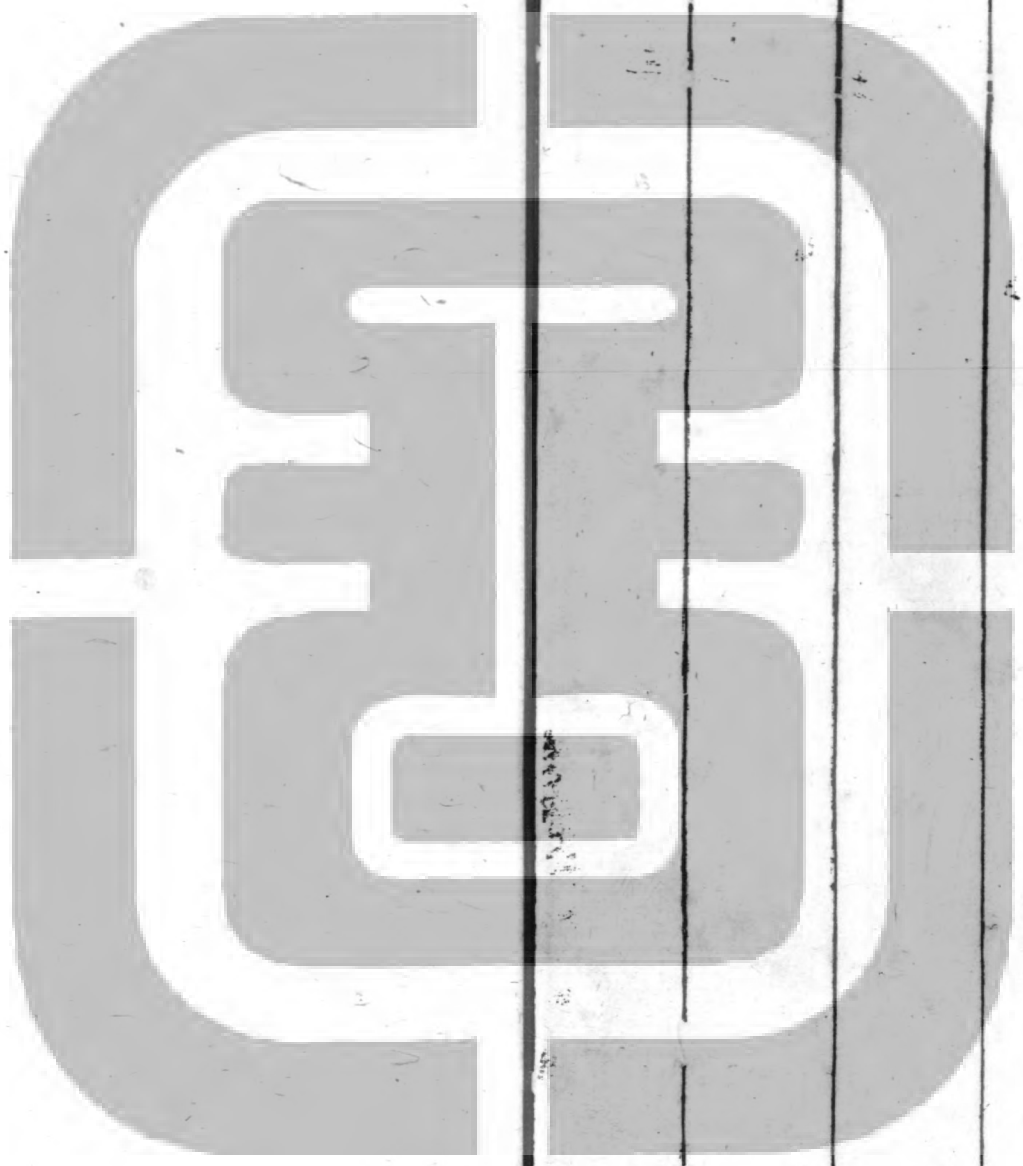
陳喬

陳文龍

謝枋得

花雲

孫燧許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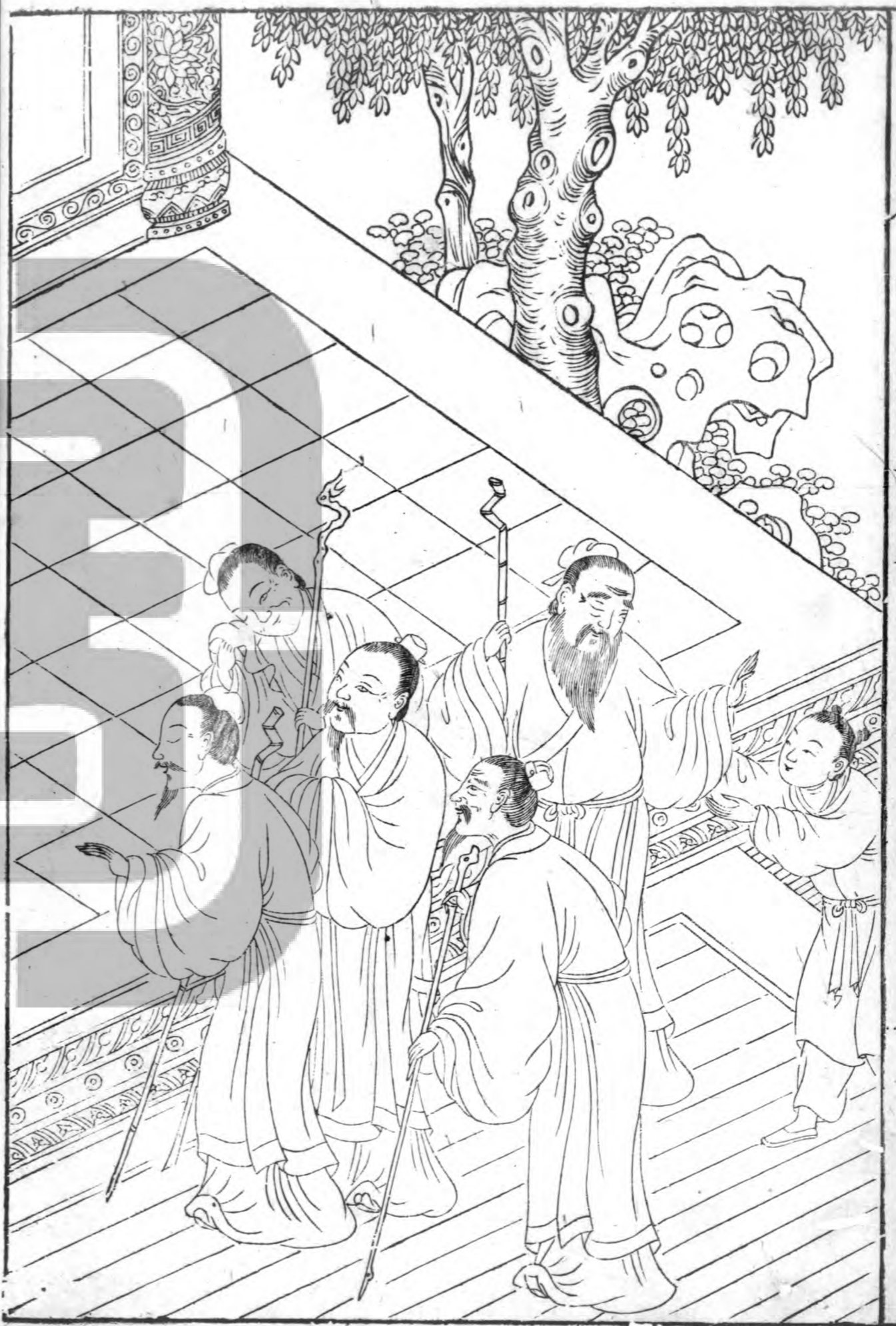
傳說

殷傳說版築高宗夢帝賚良弼審象求得之爰  
立作相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故高宗曰旨哉說乃  
言也卒之商道中興而阿衡弗克專美于前矣  
無無居士曰胥靡作相帝夢是徵則商家之  
霖雨一傳巖之烟霞哉夫說之相業以學為  
先始曰乃來而莫知所以來終曰罔覺而莫  
知所以覺則來而無來覺而無覺其於作聖  
之功不亦深哉良臣惟聖則高宗稱中興者  
其以講學為梯航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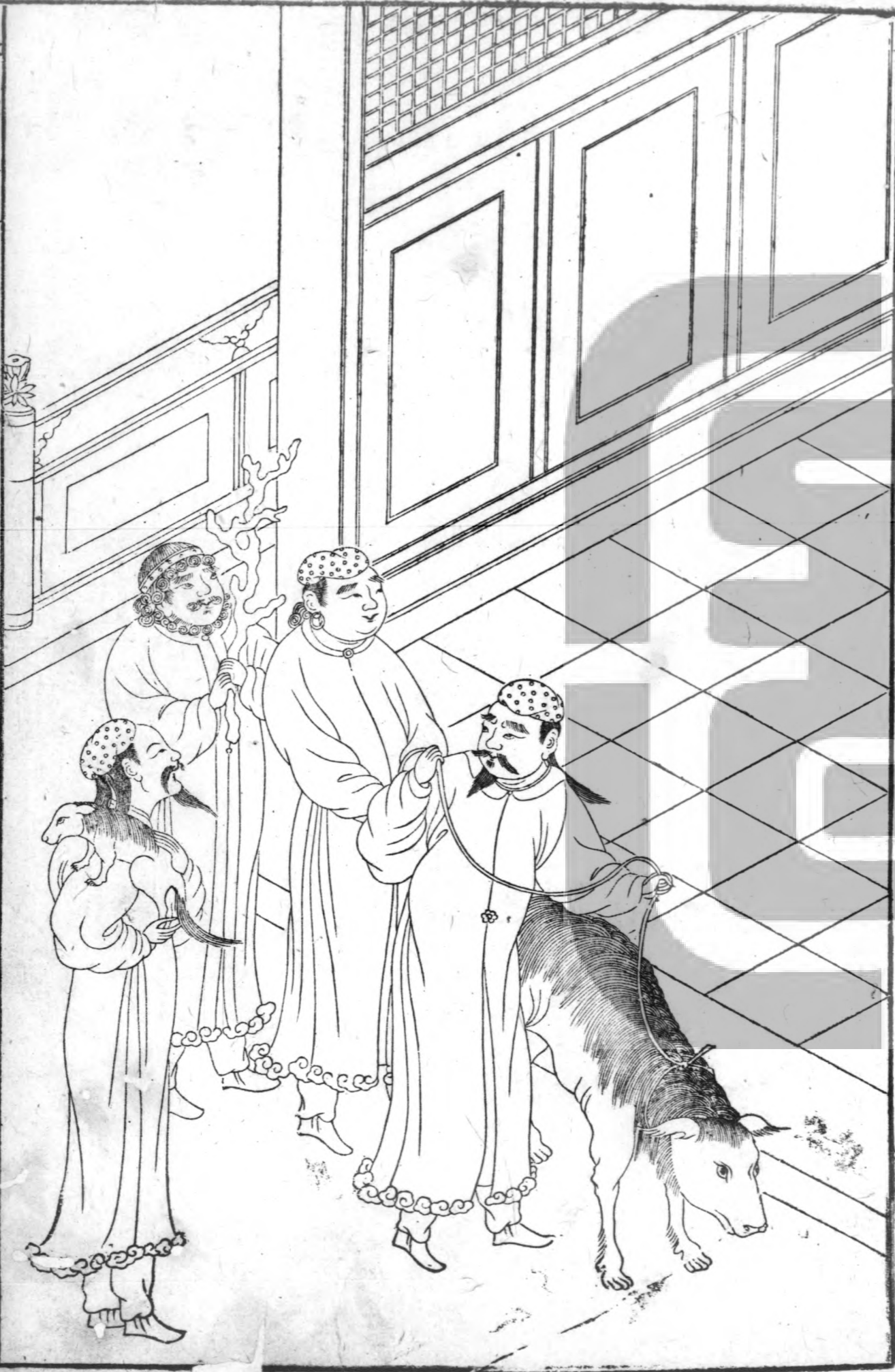


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  
于上下去就無常使知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  
之所以不易也縣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  
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美哉旦之為  
周而有德易以興焉信哉

無無居士曰余讀金縢書未嘗不嘆公之以  
忠見疑云夫公之心宗社之心也當成王時  
殷士在庭殷民在甸稍有逆心則譁張為刃  
者猶然三州之讒而宗社大事去矣故無逆









召公奭

周召公奭為太保因西旅獻獒作書訓于武王  
有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  
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成王將蒞政公以為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  
事作詩以告之曰公劉又從王遊於卷阿之上  
因王之歌而作詩以為戒曰卷阿摠周家之創





丙吉

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郡邸巫蠱獄時宣帝生數月坐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於是詔繫獄者無輕重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使者還報帝曰天也後昌邑既廢吉奏記霍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今年十八九矣通經術有材美光遂遣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及霍氏誅上躬親政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無無居士曰丙少卿之功功於社稷也始而擁護於邸獄終而奏記於霍光則孝宣之中興者信乎其有聲矣然有恩非難不伐其恩為難少卿固非貪天之功者而帝之酬恩亦不致薄班氏稱明良一體相成海內興於禮讓豈為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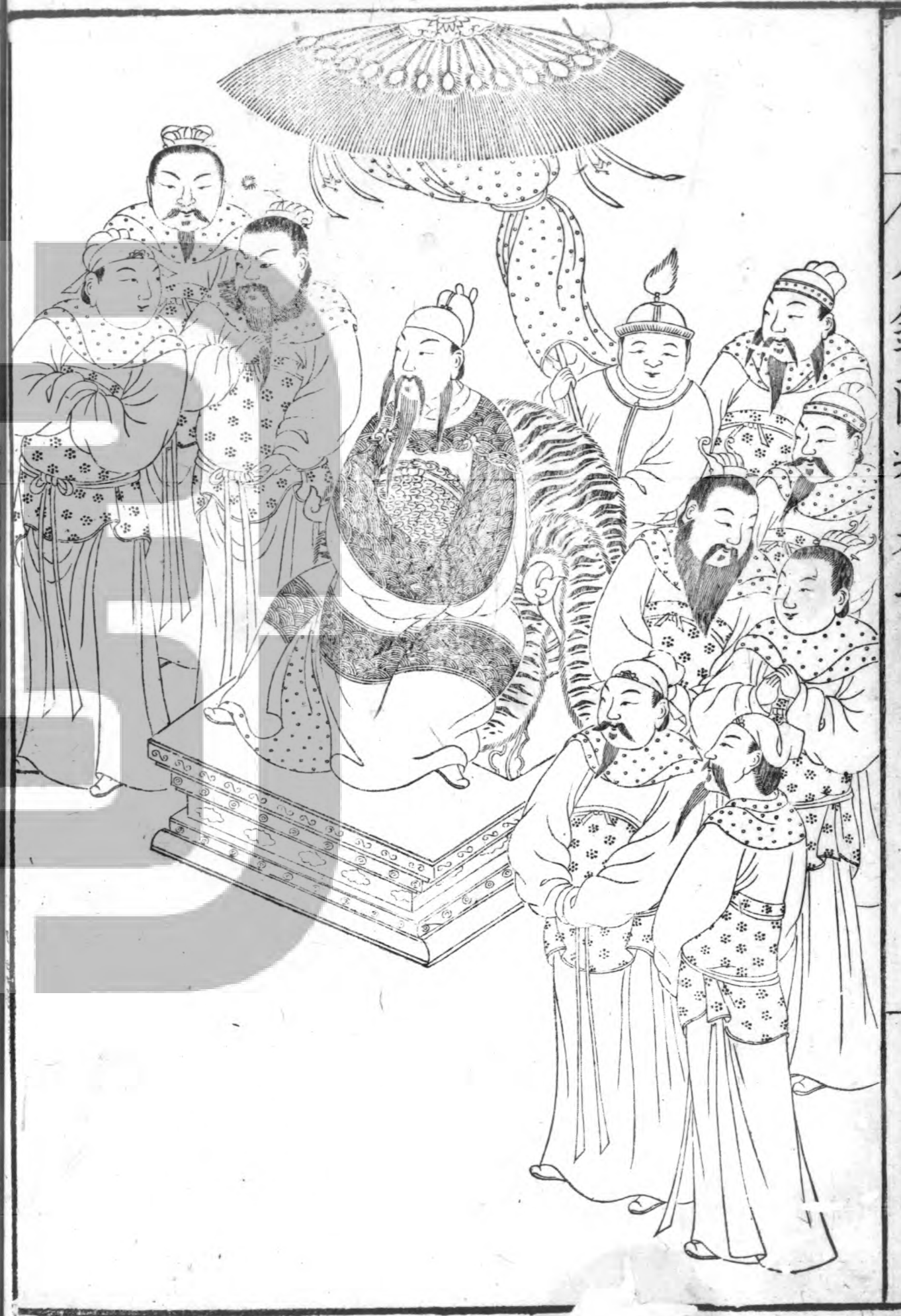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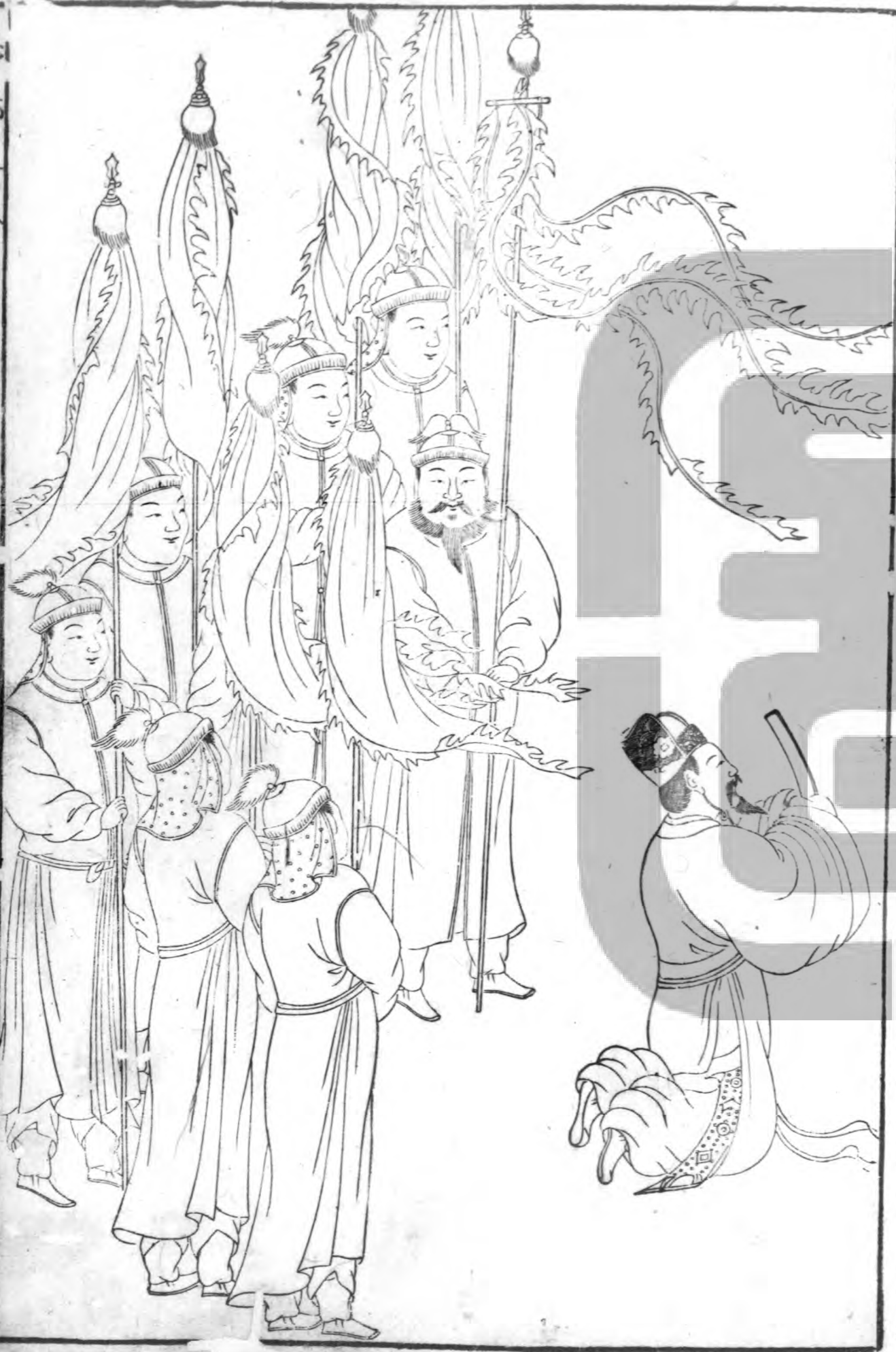


魏相

漢魏相字弱翁少明易經有師法及為丞相與丙吉同心輔政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嘗言於宣帝曰明王謹乎尊天慎於養人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禽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無無居士曰魏弱翁採漢故事以治漢海內若與賈董諸賢共一堂者茲漢治所以無留滯也至四方異聞輒奏言之言之而無不行可知已他如尊天養人動靜順乎陰陽等語最得相君之大體賢矣哉使無構禍霍氏之嫌予於公又何尤







姚崇

唐姚崇字元之先天二年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崇為馮翊太守遣中官詔崇赴行在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崇不謝上頗訝之崇跪奏曰臣以十事上獻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於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戾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中宗造寺上皇



造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  
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况敢  
為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  
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士皆得觸龍鱗犯忌  
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  
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臣請中官不  
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  
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  
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  
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崇再拜  
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  
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時稱賢相焉

無無居士曰姚元之豈要君者哉其以十事  
要說者定君志而後推行易易爾矧當武韋  
亂政之後不有大創之則蠹惡能以槩剔蓋  
清君心秉政柄一切姦詭之徒皆鼠竄狼奔  
之不暇何暇潛伏城社而致牙毒哉是皆元  
之要說力也茲開元所以異於天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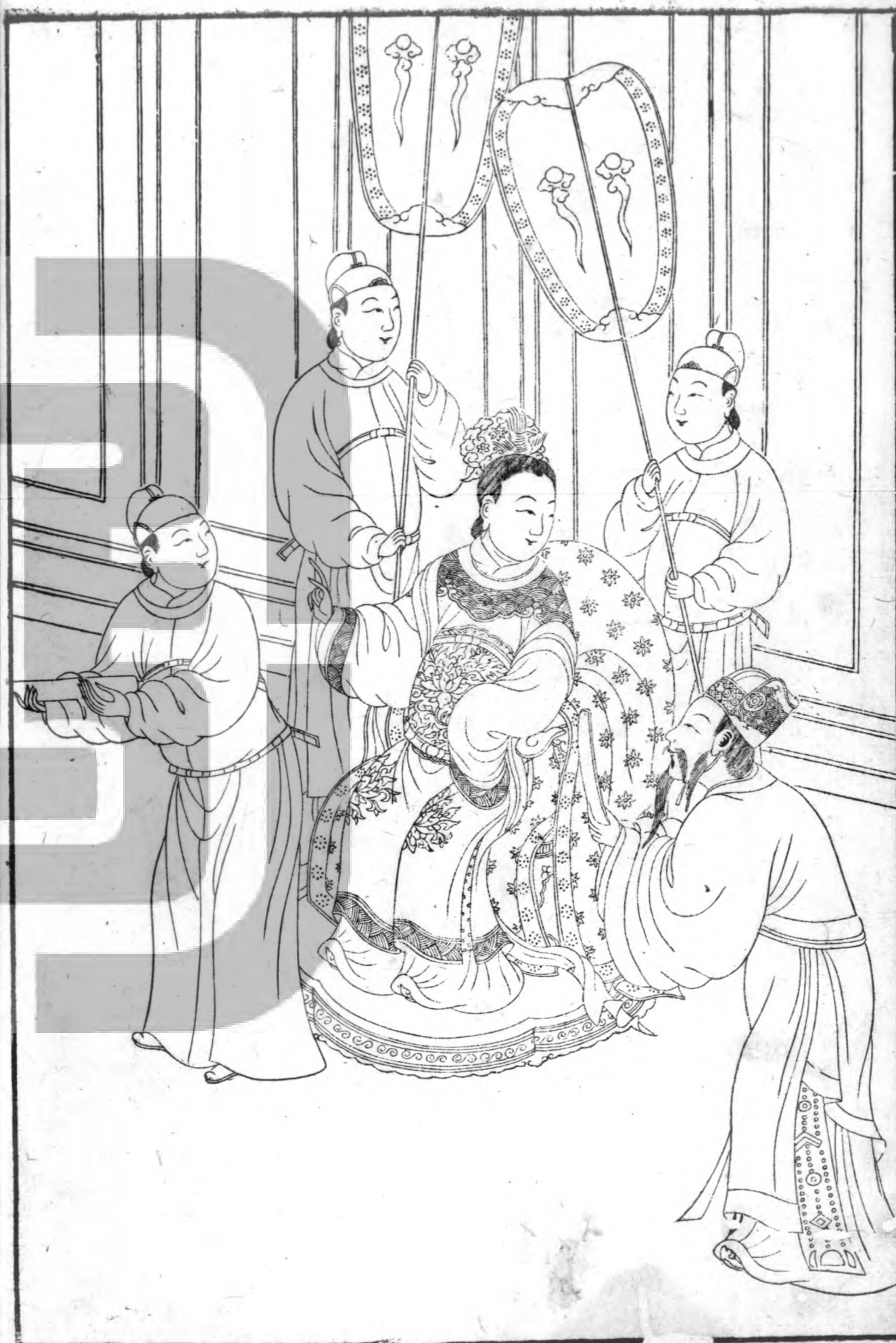


宋璟

唐宋廣平名璟南和人玄宗時拜吏部尚書兼侍中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灾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之

無無居士曰宋廣平賦梅花世謂鐵石心不解作軟媚辭固矣惡識相業之隆已胚胎於此哉夫明皇聲色之主豈真軋健以剛克者因日變而脩刑亦應天以文爾廣平之對動天以誠其為寒梅之貞不與梨花同夢者意有在爾故天寶以前楊妃之靚妝未妮天下享先春之化也宜哉是可以觀相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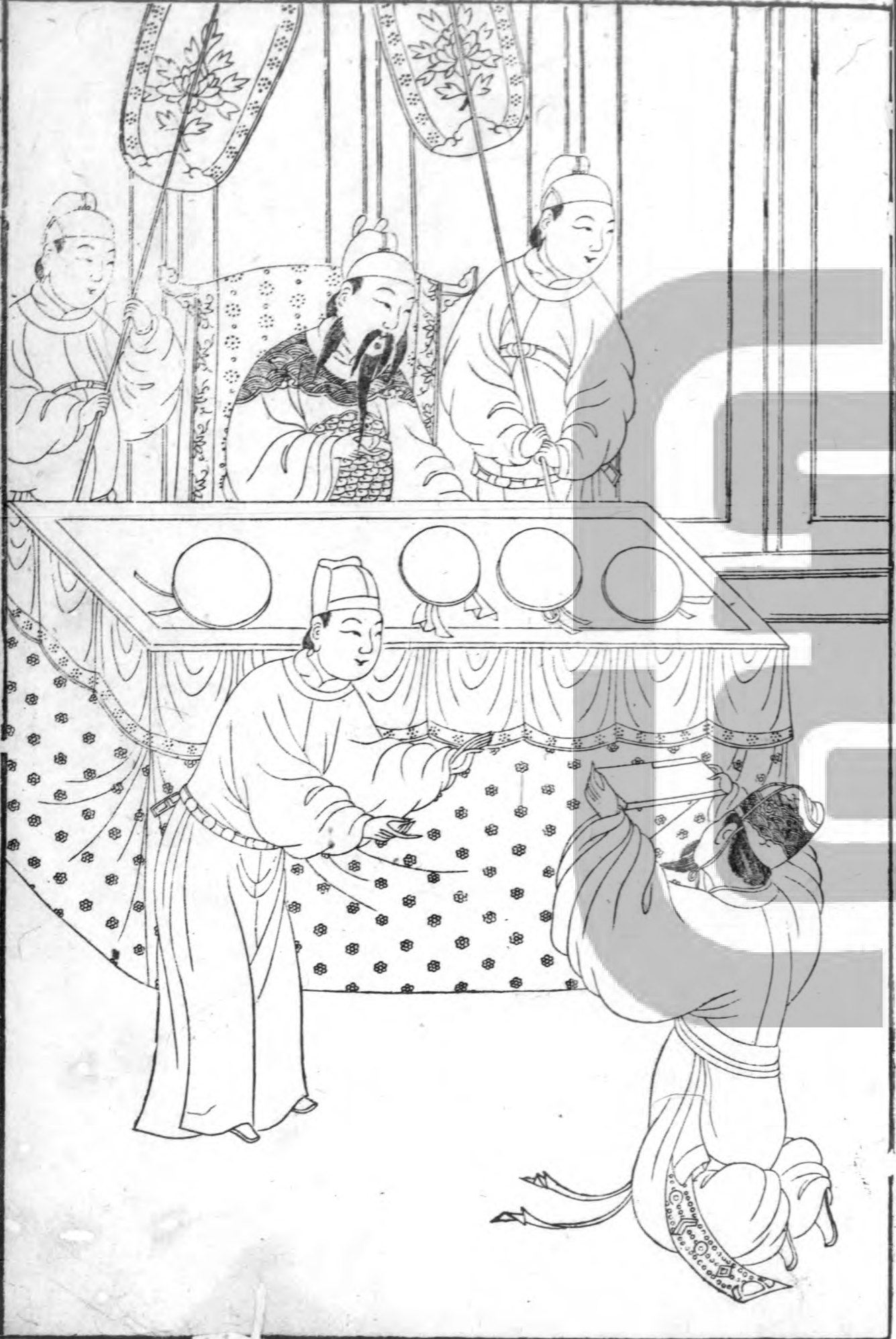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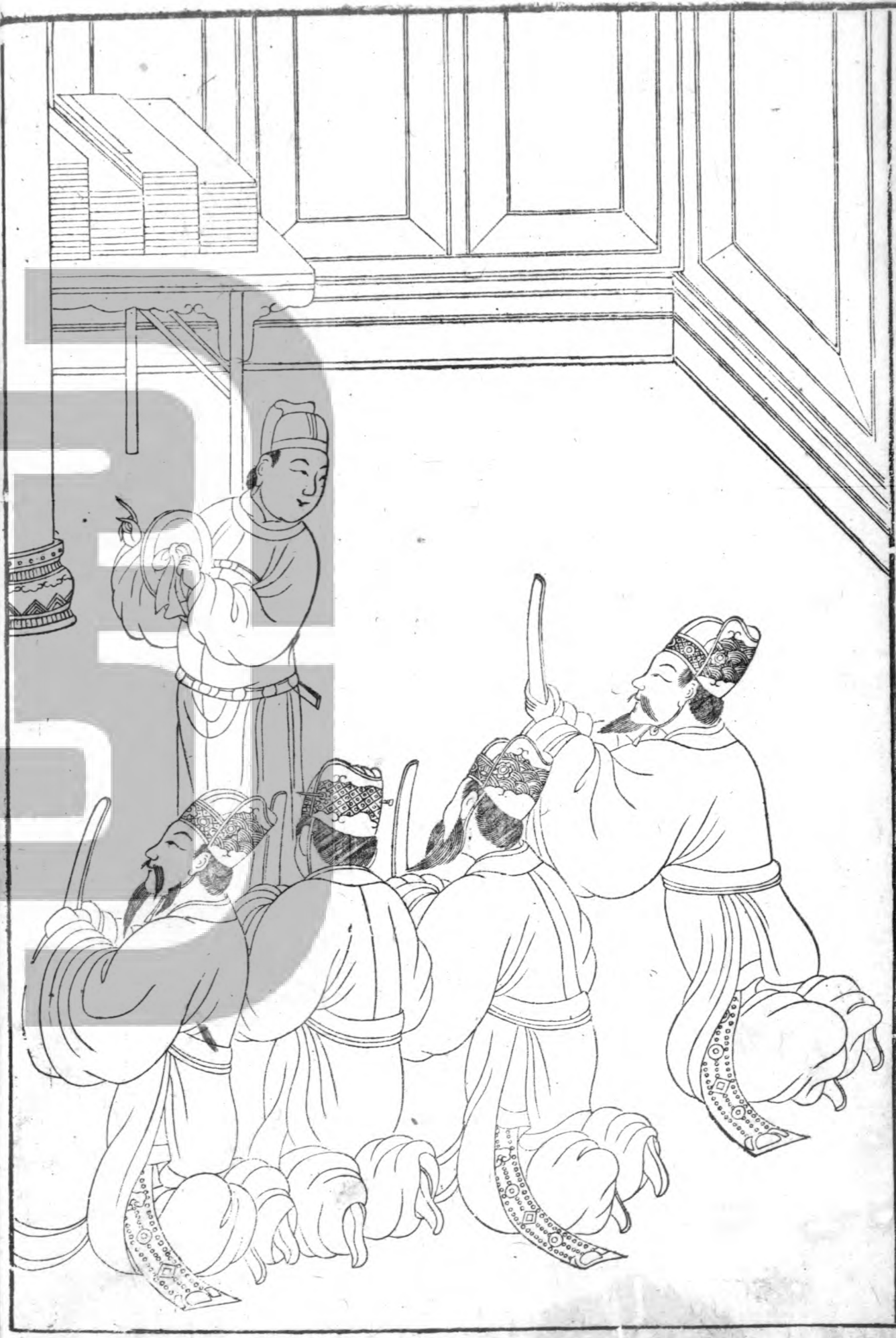


狄仁傑

唐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武后改國號周以豫  
王旦為嗣改姓武氏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  
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等謀反仁傑曰大周革  
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後臣  
乃少寬之傑子上變得出後武承嗣三思營求  
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擲風沐雨  
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  
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母乃非天意乎且姑姪  
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  
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無無居士曰狄梁公賭集翠裘所以褫二豎  
之魄者雄矣卒之從容感悟俾花鵝梨姘不  
獲終逞其取曰虞淵功亦偉哉蓋跡雖溷於  
女主之朝而心之所寄者王室爾五王進而  
二豎終梁公若不與焉無功之功真竒功哉







張九齡

唐張九齡字子壽為中書令開元二十四年秋  
八月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謂以鏡自照  
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  
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玄宗褒美  
無無居士曰昔人有云我鏡在德曾無盤龍  
之雕我鏡在心自有山鷄之舞此千秋金鑑  
錄所自来矣夫千秋節奚取於寶鏡苟多涼  
德則亦隋煬之照頸爾善乎曲江之愛君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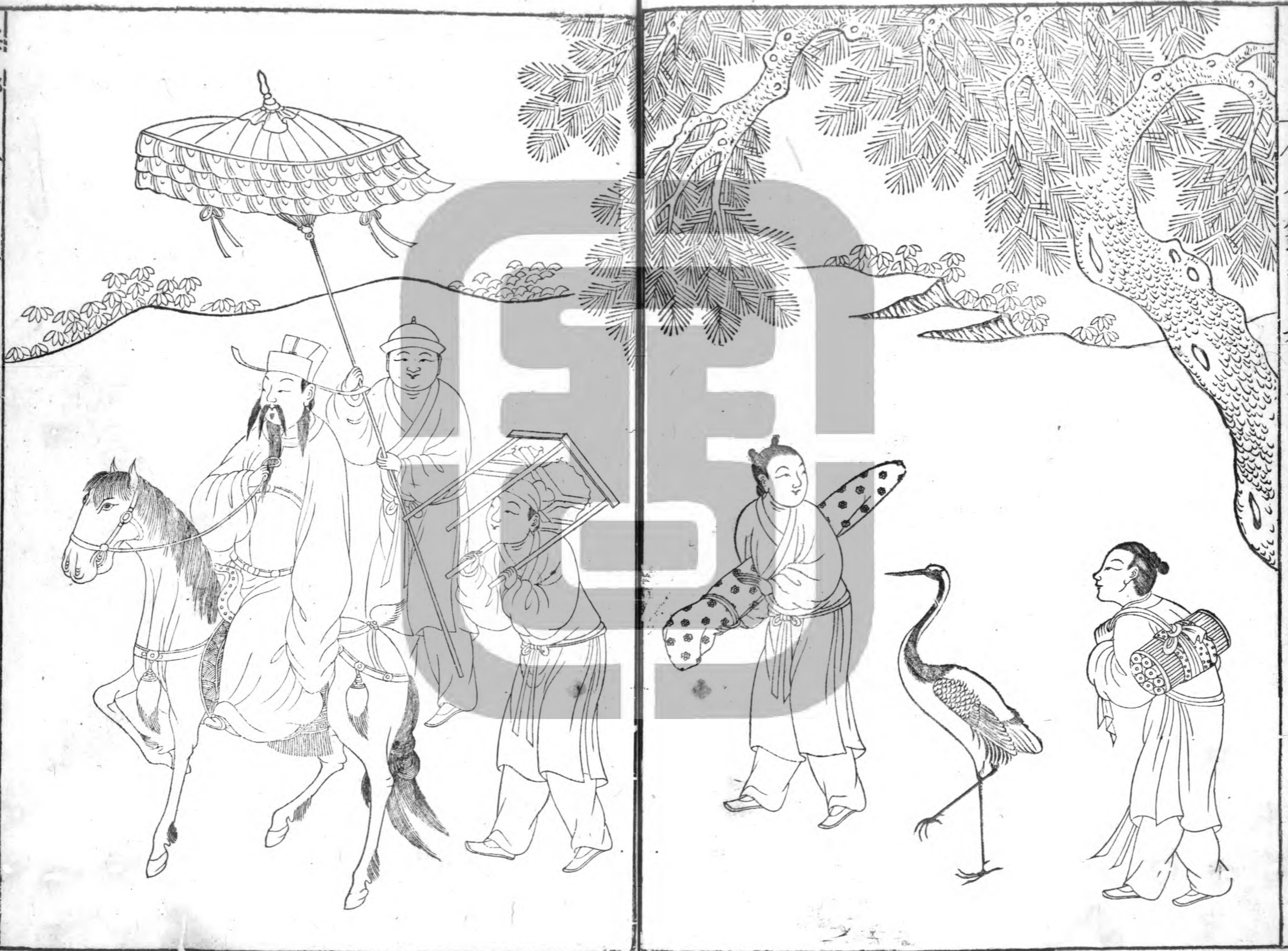




陸贄

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在奉天朝夕  
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焉雖外  
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叅裁可否時號內  
相常為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咎悔以感人心  
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  
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  
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  
臣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  
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或規其太過  
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恤乎  
無無居士曰奉天乘輿反正者豈徒李西平  
之清鐘簷廟貌哉宣公一紙制書乃感激人  
心大機括也夫以德宗之猜忌而公濟之以  
開誠未有以誠感而天下不以誠應者故孤  
軍深擣賊黨魂馳者普天率土欲食其肉而  
寢其皮也揆厥所由罪己之詔切爾予於是  
而識公之大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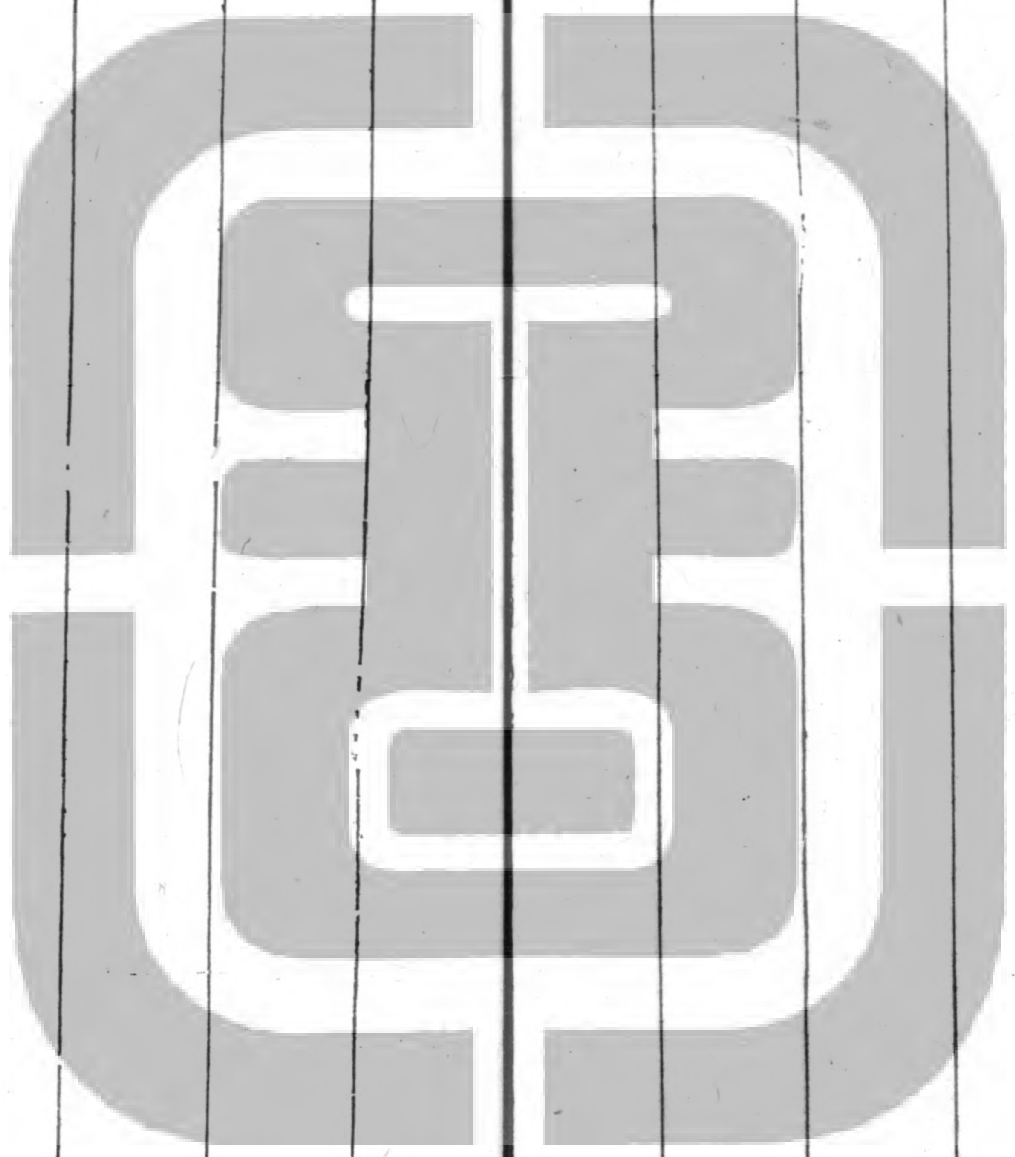
趙忬

宋趙忬字閱道為殿中侍御史其言常欲朝廷  
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  
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  
以成就其德仁宗不豫而太子未定公請擇宗  
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以示天下大本最後神  
宗即位謂公聞鄉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為政簡易亦稱是耶曾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  
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  
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  
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  
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  
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  
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  
自此不安矣言雖不用而上識其忠

無無居士曰趙閱道清曠絕俗雖縹纓結組  
而情之所屬者遠矣故其立朝惟別君子小  
人辯輕重大小而已蓋人品既別則政事自



舉其擬議於神宗之朝者皆言於仁宗之緒  
餘爾噫嘻青苗行而閔道之心滋戚矣即欲  
清遠閑放可得乎是可觀忠矣









韓琦

宋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封魏公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帝遇宦官少息左右多不悅者乃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何心他日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息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比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

無無居士曰韓魏公調和兩宮卒之慈壽稱慈英宗稱孝措天下於泰山者皆公危言之力也夫帷幃稱制豈太平盛典苟宵人之間行宋之為宋未可知已功成歸相畫錦名堂說者謂取之為戒亦善道公意中事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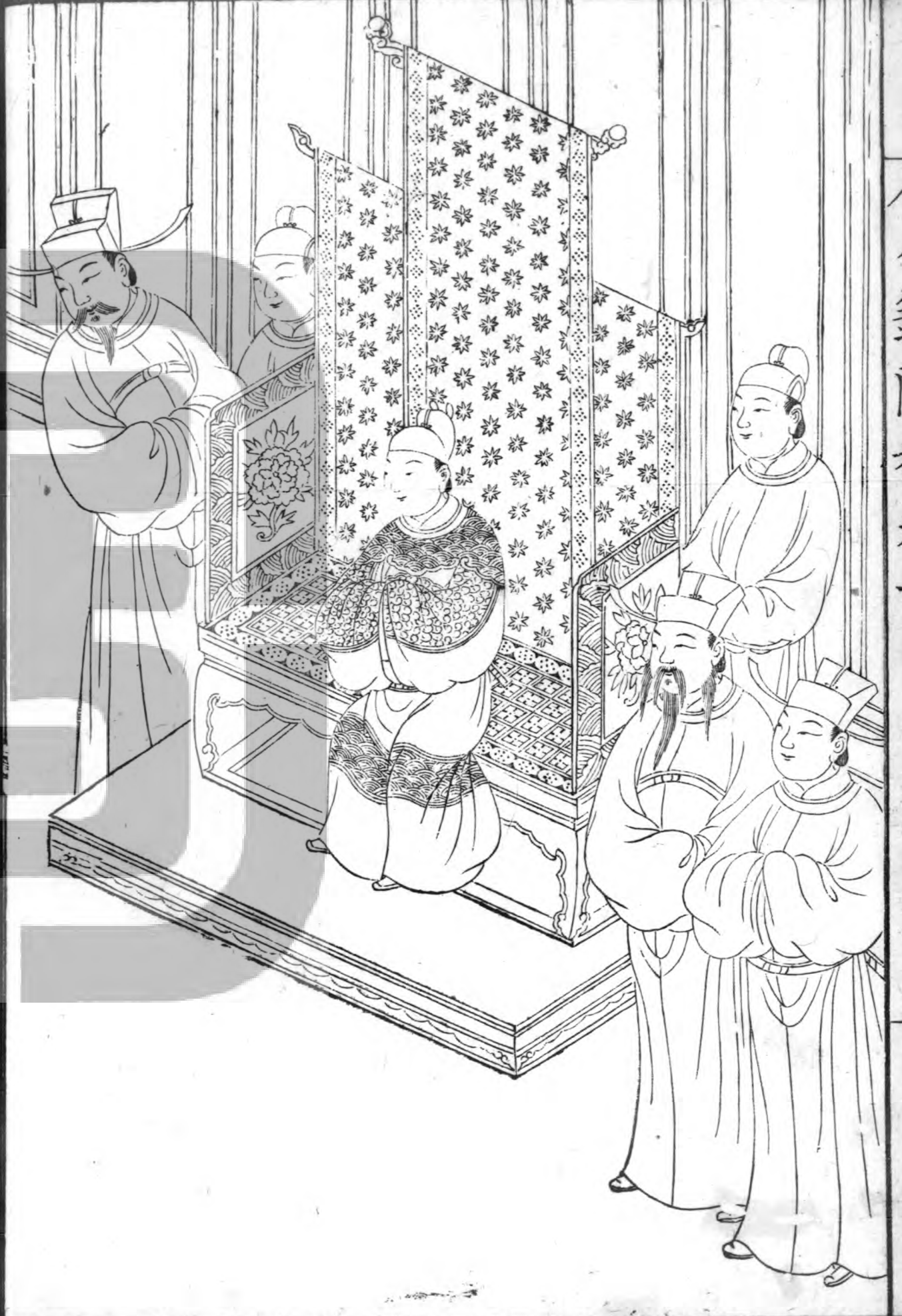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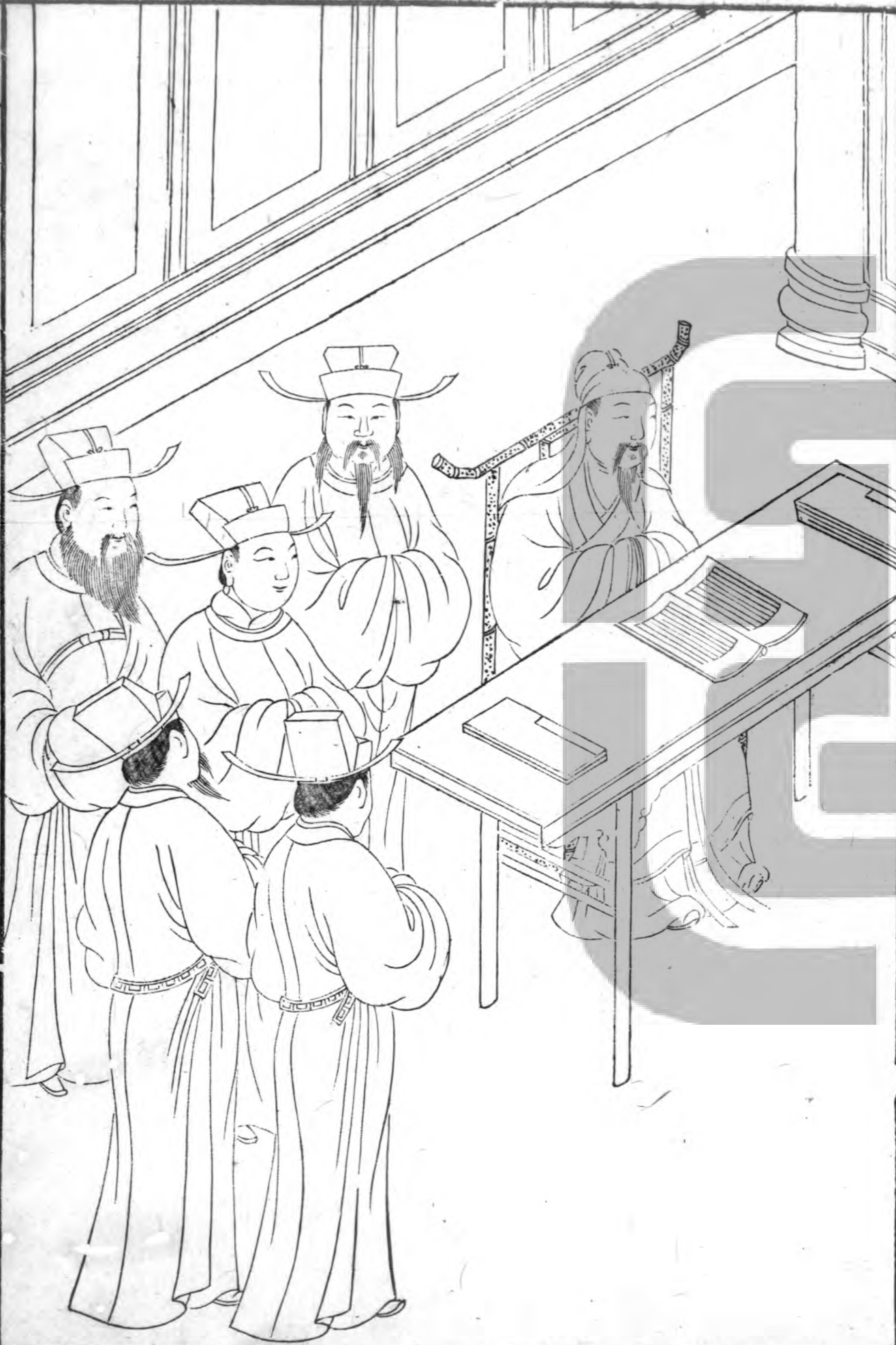


司馬光

宋神宗御邇英閣聽講司馬光讀曹參代蕭何  
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  
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  
可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巡守考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  
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  
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  
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  
治天下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惠  
卿辭塞

無無居士曰荆公以經術為經世務猶不為  
倍自呂惠卿舉先王之典以文姦言其誤天  
下蒼生甚矣非溫公詳辯而闢之宋治幾不  
可救藥也夫學術不可不端才猷不可不覈  
以孔孟之學而運伊周之才此經世之遠猷  
君人論相須辯乎此惜乎神宗不足以語此  
也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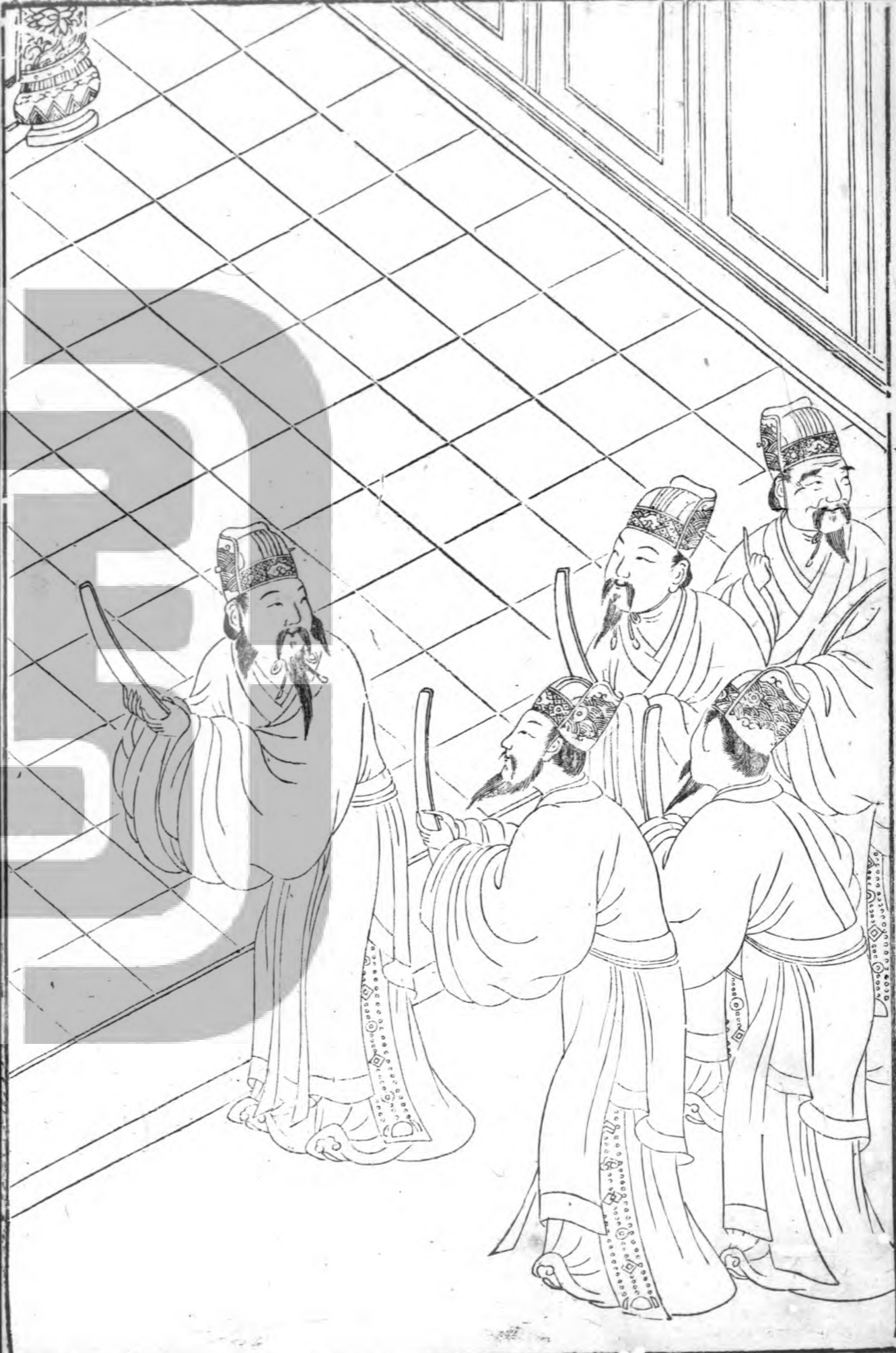


程頤

宋程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  
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  
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  
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  
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  
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  
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  
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

無無居士曰帝王之學與韋布殊廣廈細旃  
之間若守章句則人主等經生矣伊川道佐  
人主者也時當講貫是以口舌備經綸尺素  
中帝驟王馳矣惜乎時以迂儒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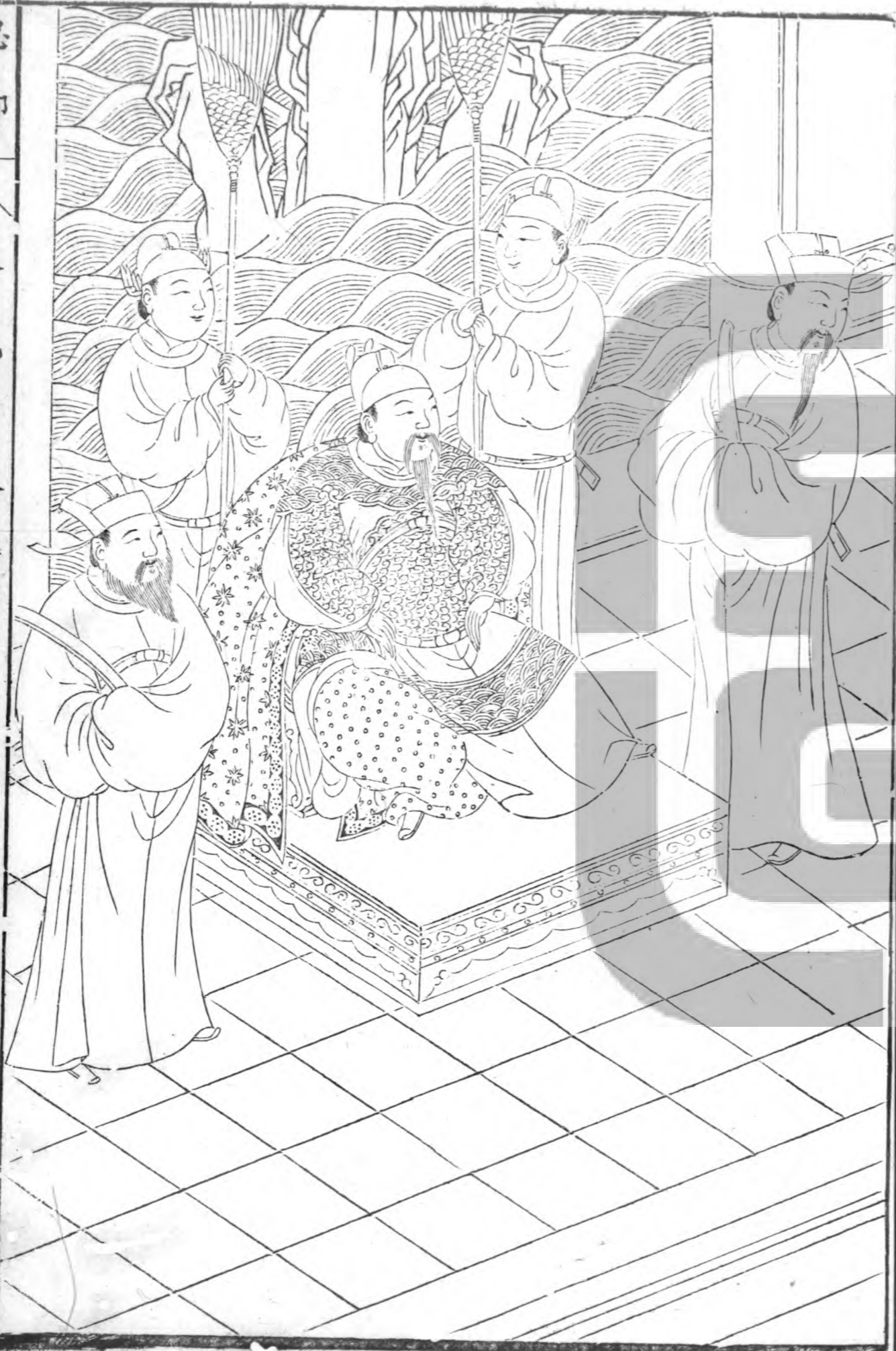


魏了翁

宋魏華甫字了翁蒲江人為起居郎理宗即位之明年雷發非時帝見群臣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

無無居士曰宋至理宗群儒翊贊所談者非誠意正心之語不入宸聰一時西山輩並薦蒙詩書耕耘經史信日月光彩長鮮者矣了翁即心即天之對循不安而求之隨事皆然則安於義理而群陰不以塞哉至矣若言其端本之論乎顧視梁成大之流猶土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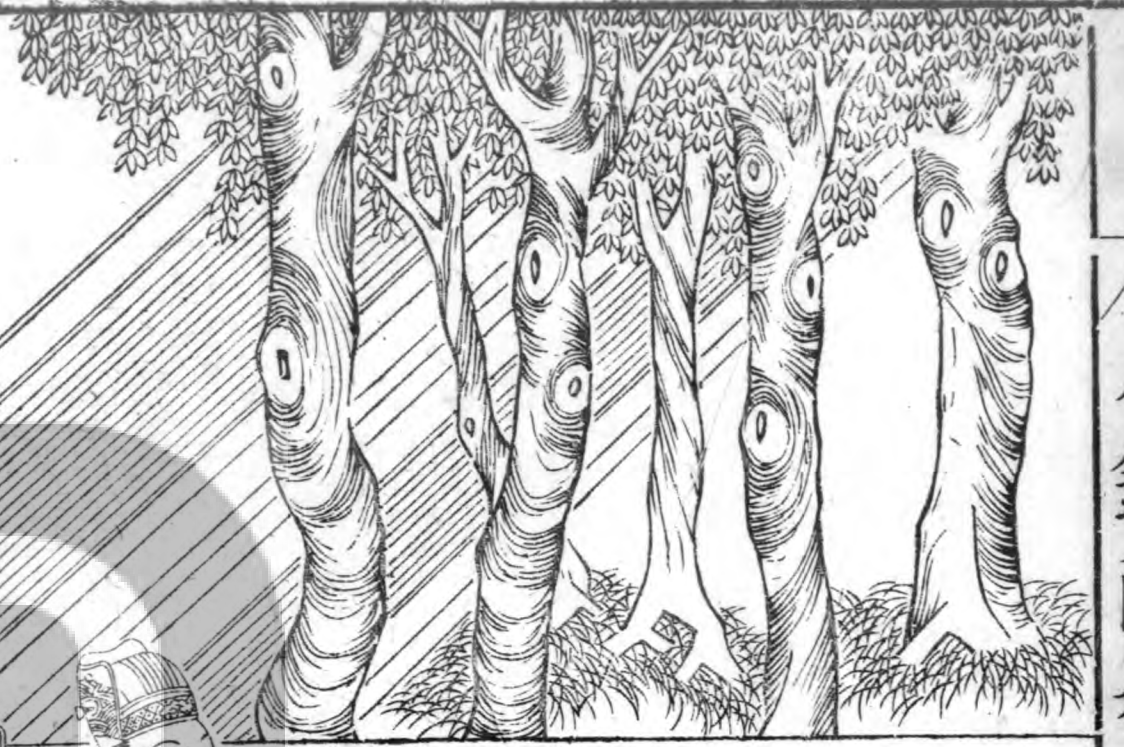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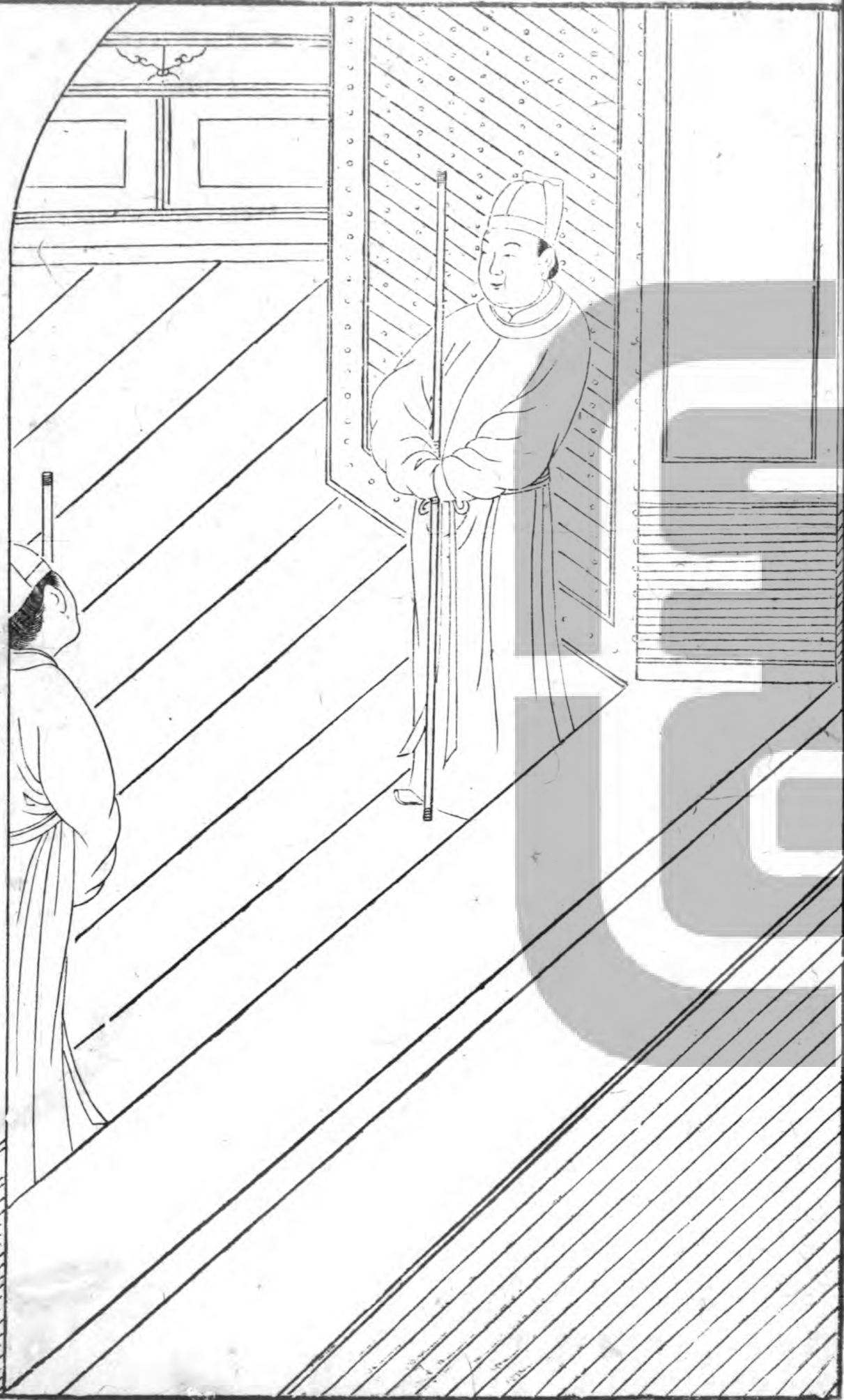


吳泳

宋吳泳理宗時以著作郎對言願陛下養心以  
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黜彊母以旨酒  
違善言母以嬖御嫉莊士母以靡曼之色伐天  
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  
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  
舍之精神以彊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  
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成之士則不惟  
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  
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無無居士曰吳著作之對養君心也君心清  
明斯恭儉彊毅矣夫內欲不生又無外誘以  
致之由是移之於政則政之所行皆心之所  
立也蓋立而移則移者無迹而神常存移而  
立則立者無方而化常過上下同流矣何天  
災人禍之有







于謙

國朝節庵于謙巡撫河南山西共十八年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賂當道嘗有詩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故王振銜之及英宗北狩朝廷洶洶人無固志但言南遷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本宗祖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無無居士曰于忠愍之功社稷之功也我英皇未嘗欲殺之其死也死於誣爾夫不甚其罪則已功不大徐有貞輩欲大其功此斧鉞之加不免矣奪門二字豈臣下所當言善乎李南陽云若監國不起陛下復辟元老在位百寮晏然安得誅賞之紛紛哉卒之聖明悟而忠懇彰專祠血食光榮百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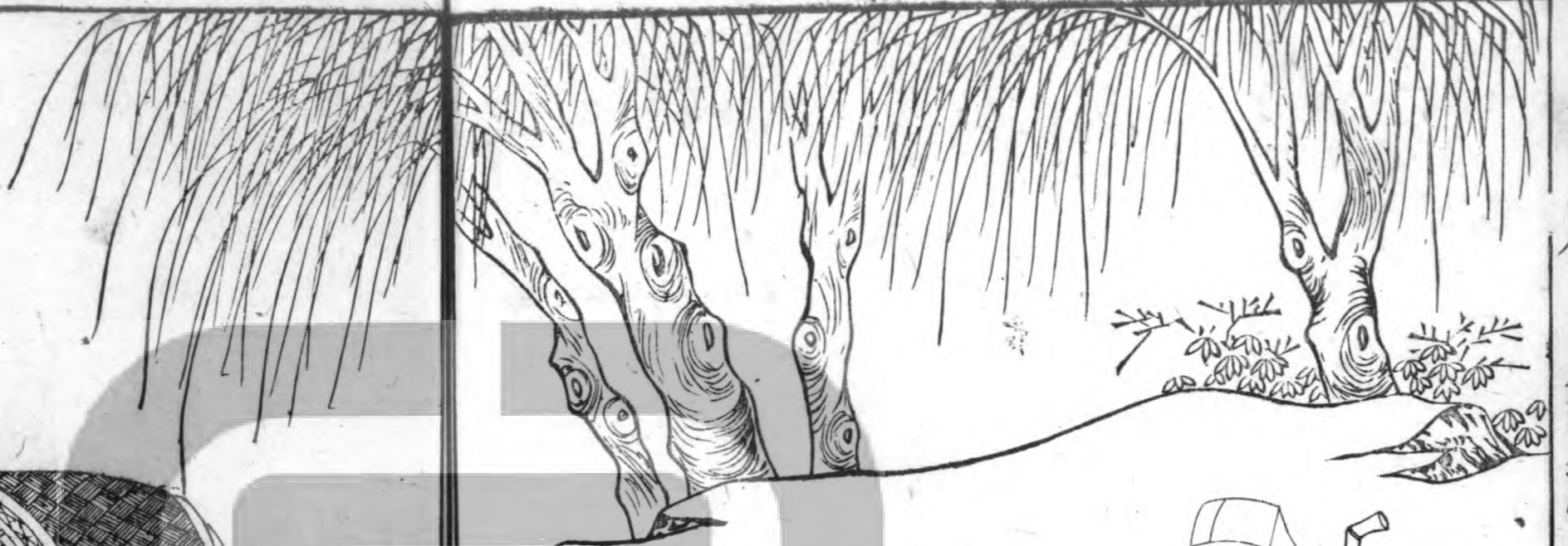


王恕

皇明王端毅公恕三原人弘治間為吏部尚書  
議保治奏狀云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  
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  
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大臣於左右之人  
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  
過寄聰明於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  
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是故以直  
為枉以枉為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寡  
陛下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  
議政事或令轉對或對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  
識大臣而隨材任事亦可以啟沃 聖心而進  
於高明矣

無無居士曰公秉銓衡大注明良之眷止兢  
也雖恩覃人主不能施于近戚黨正也雖權  
重宰相不能施於仇讐蓋應事五朝信如著  
龜燕翼八座尊如領袖美周召于當代謂姚  
如為再見也







劉大夏

皇明劉大夏湖廣華容人成化時為職方司郎中久著賢聲時虜數寇大同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適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冀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公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不得一親民間官非素志也由郎官一出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公叅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



